



电影文学剧本

残雪

霍庄 黄健中 徐晓星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5.7
5

内 容 说 明

剧本描写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十年动乱之后，重返领导岗位，发现自己的儿子，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关系，从新疆调回北京，抛弃了在自己逆境时结识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他察觉到当前存在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党风问题，于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纠正了儿子的错误，教育了干部，密切了党群关系。

剧本在揭露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弊端的同时，展示并歌颂了生活中始终存在着的光明面，并预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似春风吹来，严冬留下的残雪，必将融化殆尽。剧本寓意深刻，富有生活气息。

残 雪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插页2，字数：50,000
1982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统一书号，10061·407 定价：0.28元

北京。天安门广场。雪后初晴。一片洁白。

太阳放射出绚丽的金辉。

天空晴朗。

马路上，奔驰着大小汽车，

路边，人群熙来攘往。

——祖国的心脏，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人民大会堂和烈士纪念碑前的松柏枝头，雪在融化……

扫雪机在工作……

推出片名：残雪

演职员表……

夜晚的长安街。华灯初上。到处是一派庆祝新春佳节的热烈气氛。

一辆辆红旗车鱼贯驶过。

旁白：“这个故事，是生活激流里掀起的一个普通的浪花。主人公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灯影照进车厢，我们隐约看到一位老人的亲切慈祥的面容和炯炯有神的目光。

他正欣喜地向窗外望着什么。

旁白在继续：“他的名字，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见到。但那只是报导他出席会议或者参加各种活动的消息。这里所要讲的，却是他怎样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的……”

人大大会堂门口。党、政、军以及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走下汽车，沿台阶拾级而上。

旁白在继续：“不过，这个人物是我们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周丰……”

这时，我们完全看清了他的脸。信念和智慧都从他的谈笑中流露出来……

大厅。各种游艺节目正在进行。

周丰夫妇高兴地在人群中左右顾盼着来到“指鼻子”节目栏前。

负责“指鼻子”一栏的姑娘笑着给周丰递去一个面具。

周丰稍稍迟疑一下，笑着接受了……

旁白在继续：“故事就让我们从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离开领导岗位十年以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开始吧！那是一九七七年春节除夕的晚上……”

戴着面具的周丰向漫画头像的大鼻子摸索而去。

他指中了！

观看的人群爆发出掌声和欢呼。

周丰摘下面具。

群众认出了他，对他投去尊敬和爱戴的目光。

“快看！周丰！”

“周丰同志出来了！”“对，是周丰同志！”

“太好了！”

记者们的照相机一个个亮起了闪光灯。

周丰微笑着向群众招手。（定格）

二

印刷厂。印刷机飞速地印着报纸。

一大版照片。

周丰夫妇参加春节联欢活动的照片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三

奔驰的火车。

四

印有“邮”字徽号的长途车，穿过戈壁间的公路飞快地向前驶去。

天空。清晰地移动着一列报春的雁行。

五

邮递员蹬着载满报纸和邮件的自行车，沿着一片盐湖驰去……

湖面。冰在消，雪在化……

大雁拍打着翅膀在湖边降落了。

六

一个小伙子挥动手中的报纸奔跑着。他边跑边喊：“周伟光——”

挥动报纸的特写。

小伙子跑到了周伟光的面前：“伟光！看！……”

周伟光接过报纸惊喜地叫道：“爸爸！”

——报纸的一角，醒目地露出周丰微笑招手的照片。

七

周伟光已回到家里，正兴冲冲地将剪下的周丰照片压在玻璃板下。

小伟：“爸爸！他是谁呀？”

周伟光：“爷爷！”

小伟：“哪个爷爷？……”

周伟光：“你的爷爷！亲爷爷！是爸爸的爸爸！”显

然，他高兴得很。

小伟：“你的爸爸？”

周伟光：“当然了！”

小伟：“那我怎么不知道？”

周伟光被刺痛了，他怔了一下答道：“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快！闭上眼睛！爸爸给你变魔术！”

小伟：“真的？”说完，使劲地闭上眼睛。

周伟光：“好了！你看！”

小伟一睁眼，一件漂亮的皮毛领子短大衣闪烁呈现在他的眼前……

周伟光：“好不好？”

小伟：“好！”

这时，周伟光的妻子张秀云正在晾衣服。她透过窗子看见了这一情景。

她欣喜地走进来，当她看到那件短大衣的衣料和加工是那么考究以后，一下怔住了。“买这么好的大衣，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周伟光不理。

张秀云一双谙熟女红的手在小伟短大衣上比量了一下说道：“买也不买大一点儿的，明年小了，多可惜！”

周伟光仍不理睬，自己燃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倒在床上。

屋顶，裸露着檀条的乌黑的屋顶。

周伟光皱起了眉头。

乌黑的屋顶变成了有吊灯的天花板。

周伟光定睛一看——

有吊灯的天花板又变成了乌黑的屋顶。

他侧脸朝室内。

映入他眼帘的是土黄色的墙壁和土气的家具和陈设。

……

张秀云：“……其实，找个样子，我给他做一件多好！”……

周伟光不屑地看了秀云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他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副情景：

秀云和小伟虽然穿得整整齐齐，但却“乡里乡气”地坐在周丰家里。

周伟光的朋友吴彤问道：“那位是……”

周伟光自惭形秽地：“哦，我爱人！”

吴彤：“噢——！”那表情象是在说：“不匹配！”幻象消失。

周伟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漫不经心地吐了出来。缕缕青烟升腾着。

屋顶。裸露着椽条的乌黑的屋顶。

八

法院。

周伟光、张秀云端坐在审判员胡培和托乎地的桌前。
离婚证书的特写。

“咔”的一声。印章急落，盖在离婚证书上。

周伟光表情傲岸，但却掩饰不住他那注视着印章从证书上慢慢移开……

印章盖好。他的脸上现出轻松的神情……他将目光转向张秀云。

张秀云眼睛红肿，神情疲惫。显示出强压着痛苦的自尊。

室内。死一样沉寂。

周伟光从审判员胡培、托乎地手中接过离婚证书，对他们投去一个强挤出的笑……当他看到对方的表情是那样严肃并且带着轻蔑时，便敛住笑容，自觉没趣地走了。

他走到门口，禁不住又回头望了望秀云。他目光中似有歉疚，似有眷恋，当他的目光再次与胡培、托乎地相遇时，自觉理亏地慌乱起来，他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匆匆溜走了……

张秀云依旧陷在沉思里。

胡培同情的目光。

托乎地同情的目光。

张秀云从沉思中醒来，看到离婚证书上的印章以后，好象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她发现胡培、托乎地正用同情的目光望着她时，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

起，狂奔出去……

九

狂风席卷，春雁悲鸣。

夕阳残照中，冰湖化开的水面泛起碎乱的涟漪……

张秀云拖着沉重的步履沿湖边疾走着，任风扑打……

她的幻觉：

印章急落。

响声……

印章急落。

响声……

……

……

张秀云任风扑打的脸。腮边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她越走越快了……

一〇

昏暗的屋里，没有点灯。

张秀云的父母焦灼地等待着什么，屋里气氛显得十分沉闷。

张秀云疲惫地走回家来。

小伟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叫着“妈妈”向她扑去。

张秀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蹲下去用怜爱的目光看着

小伟，似有很多感触。

小伟：“爸爸呢？”

没有回答。

小伟：“妈妈，你哭了？”

张秀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向屋里跑去。

她扑在母亲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张父闷闷地抽着烟斗：“秀云，不哭……”

张秀云呜咽着，尽量不使自己哭出声来。

张母：“让她哭吧，要不，会憋出病来……”说着，老人的眼眶也濡湿了。

张父：“哼！离婚也兴走后门儿！……”

小伟走来，懂事地偎依在姥姥膝下。

张秀云忍住哭泣，将沉重的小伟抱了起来。她十分真切地问道：“小伟，妈妈好不好？”

小伟乖觉地：“好……妈妈，你不哭，噢！”

张秀云泪如泉涌，狂吻起孩子来。

— —

北京站。

周伟光轻松地提着手提包走出。他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 二 —

“吱——”的一声，一条鲜鱼放进了油锅。

周丰的老伴杜远征正在厨房里给儿子烧菜。

周伟光兴冲冲地走进：“妈妈，……嗨！大鲤鱼！……
怎么吃？”

杜远征：“干烧呗！”

周伟光：“太棒了！”

传来周丰的声音：“伟光！……伟光呵！”

周丰书房。

周伟光走来。

周丰坐在写字台前：“听说，你有儿子了？快把照片
拿来给爸爸看看！”

周伟光迟疑了一下，还是从衣袋里掏出照片递了过
去。

周丰戴上老花镜欣赏起来。

周丰由于疼爱而泛起的近乎天真的笑。

突然，他好象想起了什么，站起来以年轻人的步伐走
到书橱前面，从底层抽出一大本相册来。

他找出了周伟光当年的照片。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真是象极了！不过，周伟光儿时的
照片是和一位农村的大娘一起照的。照相水平很低。

颜色已经发黄，但那样子刚好和小伟的朴素与憨直十分酷肖！

周丰高兴地喊道：“老杜啊！……老杜！”

厨房。杜远征对一个坐在旁边切菜的战士说道：“小鬼！帮我照看一下锅！”

周丰和杜远征在过道里相遇了。

周丰：“老杜！看！……孙子！咱们的孙子！”

杜远征将手在围裙上抹了抹。接过照片眯起眼睛看起来。可是因为眼花，看不清……

周丰赶紧摘下了自己的老花镜。

杜远征接过戴上，边走边看：“太象伟光了！真象！你说呢？”

两人说着，一起来到了书房。

周丰：“他妈妈呢？”他边问边从老伴那里拿过老花镜戴上。

周伟光不语。

周丰：“怎么，没有？”

周伟光：“我们……离婚了！”

周丰：“噢！为什么呢？”他又摘下了老花镜。

杜远征也很震惊。

周伟光：“没什么！……说出来，您也不会理解

的！”

新疆。偏远小县的乡间景色。

几个女工说笑着下班回家。张秀云是其中最漂亮的一个。

周伟光倾慕的眼光。——他身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站在厂门口。

张秀云感觉到了周伟光在注视着她。

随着画面。周伟光的旁白继续着前面的对话：“当初，您被打倒，妈妈也遭到软禁。我就被‘发配’到新疆去了。……在那种情况下，不用说有人爱我，只要有人不歧视，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回家的小路上。周伟光正在追求张秀云。

周伟光：“答应我！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张秀云羞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请原谅！……我觉得，我们……没有基础！”

周伟光：“你……嫌我爸是走资派？”

张秀云：“那倒不是！……再见！”说完便加快脚步跑掉了。

周伟光怅然若失，低头思索起来。

周丰家。周伟光却将上面的情形编造成了下面的谎

话，“……我本来是不打算在那儿成家的。可是……她对我，很同情！……后来……”

新疆。周伟光、张秀云的新家。窗口、桌前都还贴着大红的“囍”字……

周伟光在桌前看书。

张秀云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拉条子。

周伟光幸福地拉着张秀云的手，说道：“秀云！你真好！现在，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得非常动情。

张秀云无言地幸福地笑着。

周丰家。周伟光还在编造着：“婚后，我很快发现，我们的结合，完全是一场误会！”

法院。

印章盖在离婚证书上的特写。（定格）

张秀云望着印章盖在证书上的脸。（定格）

周伟光的画外音：“我念她对我的好处。曾经几次想维持下去，可是……实在不行！”

周丰的画外音：“你离婚多久了？”

印章拿起。（定格）

周伟光的画外音：“一年多了。”

周丰家。

周丰：“在我恢复工作以前？”

周伟光：“嗯。”

周丰：“她是干什么的？”

周伟光：“工人。”

周丰：“家里呢？”

周伟光：“也是工人。”

周丰：“你不是看不起人家吧！”

周伟光：“不是。您想到哪儿去了！”

周丰和杜远征都沉默了。

周伟光趁父母没注意溜了出去。

周丰抬头，见儿子已经不在，便对老伴说道：“伟光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你一定要找他好好谈谈！”

— 三 —

夜。周伟光的房间里。杜远征和儿子正在谈话。

周伟光：“……吞吞吐吐，吞吞吐吐，好象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妈！以后不要再提离婚的事了，行么？”

杜远征：“爸妈和你，十年没见了，还不是怕你学坏嘛！”

周伟光：“那……把我调回来不就行了？省得你们不放心！”

杜远征：“这孩子！”

周伟光：“真的……妈！您跟爸说说，把我调回来吧！”

杜远征：“那怎么成呢！”

周伟光：“妈！新疆我实在不想呆了！我一看见那些整过我的人就心烦！我想永远躲开那儿，躲开那些人，把这十年全忘掉！再说……那儿还有我一个孩子……我也想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我不否认，那儿太艰苦，……也不是个干事业的地方啊！”

杜远征默默地听着，毛线针一直不停地在她手中机械地快速地拨弄着。

周伟光以为母亲动了心，又恳切地叫了一声：“妈！”说着，靠近了母亲。

杜远征一直低头看着毛线针头的双眼，忽然抬了起来，揣度地向儿子望去。

周伟光：“……您怎么也这样看我！这种怀疑的眼光，我看够了！”

杜远征：“你说到哪儿去了！……这十年你跟着我们受了连累，你爸和我想起来都挺难过。但是……我们不想看到你消极。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我们说话、办事，总不能光是想到自己……”

周伟光：“好了！妈妈！”

杜远征：“你看你！我们的话，总是听不进去！”

周伟光：“干脆直说吧！我的事你们管不管？”